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大约八点半。我刚洗完晚饭后的盘子，希望能够赶上8点45分的公共汽车回城里，这时门铃响了。像往常一样，我没有理会它，但我提供警惕，以防女主人伊莎贝拉喊我去服侍她和她的客人。我听到前厅里有一个男人的声音，然后传来两把响亮的声音——那是客人和伊莎贝拉的。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伊莎贝拉尖叫起来，我不假思索地抓起一把靠在厨房门边上的扫帚，冲进客厅。

这是巴里·理查森，高尔夫俱乐部的一名成员，他抓住伊莎贝拉的胳膊。她努力着想要挣脱，但他对她来说太强壮了。

: z# @- X. a0 R/ A\* W: X

“…我要教训你，你这个讨厌鬼!”他吼道。

$ M& p$ K3 H( @" u" Q7 m

伊莎贝拉哭了起来，用西班牙语尖叫着什么。尽管我几乎精通这门语言，但我还是听不出来，部分原因是她那浓重的中美洲口音是源自卡斯蒂利亚语，这些陌生的发音，我完全不了解。

- f! ~5 X5 a\* S4 w; Z

巴里没看到我站在他身后，也从来没有留意过。我看起来像是一个有点胖的女仆，但我敲他的头时，扫帚杆传来的力量就像是一个30岁的男人发出的。也许对我们俩来说都是幸运的，我的假胸和衬垫短裤、高跟鞋让身体的重心发生改变。我的敲打偏离了目标，把本来可能致命的一击变成不经意的一击。

2 F8 `\* a2 l6 E) t+ z

理查森大吼一声，声音很响亮，显然给他带来痛苦。他放开抓住伊莎贝拉的手臂，半转过身去查看背后的攻击者。我当时在想，‘一切都结束了!很快所有人就会知道弗兰克·费恩利一直在穿上女装伪装成女仆!”

巴里发现有黏糊糊的液体从他的头皮上流出来，他盯着自己满是血液的手指。他惊慌失措地向门口走去。他大喊大叫地咒骂我们，然后摇摇晃晃地消失在夜色中。

伊莎贝拉啜泣着扑到我的怀里。

＊ ＊

我关上前门，上了锁，我把哭泣的女主人领进客厅，让她坐在沙发上。我拉上窗帘，给她拿来一盒纸巾。我想站起来，给她端来一杯烈酒，但她一把抓住我，把我拉下来和她坐在一起。她还在哭，双臂环抱住我，她的头靠在我的胸前。

! x8 \! [9 y4 H0 N

“我没有……勾引他!”她含着眼泪脱口而出。她还在使用着那浓重的中美洲口音，暂时没有使用最近一直在学习的英语。“我只是调情……”她抽泣着说。“我不是有意要误导他……”

我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伊莎贝拉没有准备好面对她在高尔夫俱乐部会遇到的那些有钱和自私的混蛋。她成长于一个传统的天主教村庄，在哪里，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在一起玩耍、调情，享受彼此的陪伴，直到订婚和成家后，丰富的感情生活才归于平静。但这里是另一个世界，而她还没有准备好面对。

7 n+ W7 Z$ f. h( J

我责怪自己，我早就认识理查森。他认为自己是上帝赐予女人的礼物，永远不会接受女人说“不”，更不能对他回答“我改变主意了”。多年来，这里的年轻女性对他提出无数次投诉，但没有一次是有用的，因为他几乎和我一样富有。往好的方面想，他可能再也不敢在这里被我敲打。我想他完全认不出我是弗兰克，而且要他承认是被一个拿着扫帚的女仆阻止施暴的，那就太尴尬了。

另一方面，我意识到我现在被困于伊娃的身份。我是他袭击伊莎贝拉的唯一目击者。如果伊娃消失了，而且她的话会和他的说法相违背，他一定会编造一些故事把责任推到她身上。

6 `) \+ G5 f- v% P6 z

在我仔细考虑这件事的时候，伊莎贝拉已经恢复了一些镇静。

7 \_/ B2 b6 G7 h# k0 g

“谢谢你……”伊莎贝拉微微一笑，她显然拿不准该感谢伊娃还是弗兰克。“你能留下来吗？万一今晚他回来呢?”

“我想最好是这样，女主人，”我说。“事实上，我想我最好搬回来住一段时间，女主人，”我补充道，我用了两次“女主人”来强调我认为我们的关系会继续下去。

  |5 H: w2 X\* C; \_

伊莎贝拉点了点头，她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她什么也没说，但我仿佛能能看到她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我整理好女仆裙、女仆帽子和围裙。我回到厨房收拾完盘子，然后我打电话给恩卡纳，告诉她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并向她道歉，说今晚不会有“百合福利”，我说我可能会和伊莎贝拉住一段时间。我的室友表示同情，似乎没有生气。

我上楼收拾阁楼上女仆的房间时，我听见伊莎贝拉在主卧室里轻轻地打鼾。

＊ ＊

0 A. M. b5 Q7 G; W6 Z# k. ~1 S! ^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的生活恢复正常，唯一的变化是我不再需要在上下班时坐耗时30分钟的公交车。伊莎贝拉的感情很压抑，她对我为她做的每一项工作都轻声说声“谢谢”，除此之外几乎不说话。我开始有所担心。

1 w! w. p5 ]$ Y: B# y# i

星期六的早上，事情的发展来到一个关键的时刻。今天是伊娃的休息日，距离我上次取下假胸已经有两周，所以我用溶剂把假胸取下来。我刚洗完澡就听到前门的门铃响了起来。我以为是来找伊莎贝拉打网球的客人，我走到可以看到前车道的窗户前。哪里有两辆车，其中一辆是警车。

9 {1 l0 y+ `0 v( B

我冲到楼梯口，侧耳倾听。伊莎贝拉打开前门，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理查森的，然后是当地的警长比尔·卡林雄厚的声音。

伊莎贝拉需要我的帮助，但我不能扮成伊娃。我灵机一动，赶紧跑到弗兰克的密室，用藏起来的钥匙打开门，冲了进去。我找到一件运动衫和一条牛仔裤。妈的，我的头发!我把一顶棒球帽塞在头上，然后把女性化的金发塞在帽子下面。为了遮盖我昨晚没有卸掉的眼妆，我戴上一副太阳镜。等等——我涂了指甲油的脚趾甲!我飞快地穿上一双运动鞋。幸运的是，我在洗澡前就把手上的美甲卸掉。它已经破裂，我正打算换新的。

+ [% K$ }- V. }4 @: p

我走到楼下，我听到了谈话的片段。

“已经好几个月没人见到费恩利，”理查森说，“这个小婊子却出现在这栋房子里面过着奢侈的生活……”

( x5 n8 d6 ]/ C: X$ \_& \_! t) {

“别着急，巴里。”卡林平静地说。“我相信加西亚小姐能解释这一切……”

“费恩利先生出差去了，”伊莎贝拉说，但我能听出她声音里的恐惧。“他让我照看房子……”

$ w% r+ j7 e6 Y) M

好吧，我确实是这样安排的。我走进厨房，我在一个小时前就为伊莎贝拉的早餐准备好了咖啡。壶里还有很多，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蹑手蹑脚地走进客厅，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搔着屁股。

“嗨，伙计们，”我大声说，集中精力模仿弗兰克的声音——这很难，因为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用过他的声音。我清了清嗓子，以掩盖较尖的音调。“我听到门铃，外面有汽车，还好吗?”

有三双眼睛朝我这边转过来，其中有两双眼睛很惊讶。

“我昨晚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宝贝，”我对伊莎贝拉说。我上前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吻。“我不想吵醒你，所以我睡在客房里。”

; n% Q4 @# p8 d, z; U! b5 H

卡林看向理查森。“弗兰克，原来你就在这里。巴里很担心你，他说得对，我们已经很久没见到你，能告诉我们你去哪里了吗?”

比尔是个很负责的警察，他想确认是否一切正常。

2 m2 z4 D) A2 F, @# v2 v# l. L6 u

“没有什么，比尔。你可能记得我爸爸十八个月前去世了，起初我不想与家族企业有任何联系，但我改变主意，所以我经常要出差。我通常每两到三周就回来一次，但我没有多少精力外出社交。如果人们觉得我可能死了，我想我至少要去高尔夫俱乐部露把脸!”

这个想法其实很荒谬，但比尔和伊莎贝拉点了点头，理查森还很生气。这显然是他报复伊莎贝拉的机会，他对上周发生的事情忿忿不平。

\* x/ q0 J, \% l, T. \_5 E9 r: N# v

“这样的确能解释所有的问题，”比尔继续追问，“你能确认一下加西亚小姐的角色吗?”

# C5 s) G7 ~5 h: R! w

“当然，”我说。“她替我照看这个地方，当我外出去打仗时，她是城堡的女主人。嗯，商场如同战场——我发现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 }: @5 \_+ X  Z8 x5 t8 L

“你是说她是你的女仆?”理查森冷笑着说。

\* @% T+ Y: D1 q- U

“不!她雇了一个女仆干粗活。伊莎贝拉维持着这里的运转。她管理着这里的账目，与园丁、装修工、水管工、送货员和银行等打交道，让一个女仆做这些事是靠不住的。”

当然，这些其实都是伊娃做的，也许我应该让伊莎贝拉看看……

, r8 h+ l! d+ S- n; l6 W

“我想我们已经打扰你够久了。”卡林说。“你满意吗，巴里?”他用着一种暗示他最好满意的语气说。理查森的脸，但没有争辩。

' q  X: A- [# Y, X6 e; q! \_

“永远是我的荣幸，比尔，”我说着把他们送到门口。“酒吧见，巴里。嘿，你的头怎么了?”

  C7 b8 h; g7 l

理查森咕哝着说横梁太低，我在他们身后把门关上。

＊ ＊

客人离开时，伊莎贝拉的身体抖得像一片树叶，但她很快就恢复镇静。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弗兰克，我是说费恩利先生。我现在要换女仆制服吗?”

: d: s5 j# ~3 T# d2 X9 F

“真有趣，我正想问你同样的问题呢，女主人，”我笑着说。“请原谅我没有行屈膝礼。”

“我想我们应该意识到人生交换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她叹了口气。“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是否能回到过去，你想让我离开吗?”

1 Q; n" i+ F; T\* r/ ?3 f

“上帝,不!没有你我可不行!不管怎样，你不能这样做，我们已经告诉警察你现在是这所房子的女主人了。”

“但你必须是弗兰克·费恩利。巴里会告诉大家早上的事，高尔夫俱乐部的成员很想看到弗兰克，你不能继续以伊娃的身份出现。”

  Q- Q" k% {6 T6 v/ N

“我必须是伊娃——她是上周袭击事件的唯一目击者。如果她消失了，巴里会以袭击罪把你关进监狱。比尔·卡林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但他的上司是理查森的朋友。他们会更相信巴里的话，而不是你的话。我必须同时扮演弗兰克和伊娃。”

\* H8 X: X1 N! |4 F( \1 {\* I9 a

我停了下来，但她似乎并不服气。

你不明白，”我继续说。“伊娃才是真正的我，是弗兰克在伪装她。我不能——也不会——改变这一点。这是我一直想要的，我告诉你。我要尽快穿上女仆裙，回到厨房干活去。”

6 K7 F, K. ~3 M& B& f) L

但我也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苦苦思索解决方法。“你说得对，我们需要让弗兰克在公共场合露面。”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今天下午去高尔夫俱乐部打网球，今晚也可以在那里吃晚饭呢?”

/ \_% t/ |8 F# g/ p0 h1 K! ?

“那很好，但是那些追求你的女人怎么办?你不怕她们看见你跟我在一起，把她们吓跑吗?”

+ s9 V" ?: ~8 X. W# K' f

“她们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扬起眉毛。“我确实和高尔夫俱乐部的好几个女孩上过床，但那只是一夜情。”

7 ]  ^9 S+ s5 q5 S1 A9 R

她有点尴尬。“钱、漂亮的裙子、豪车和高档餐厅，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我以为那些男人真的对我感兴趣，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只是他们床上的玩物。”

+ Z2 r/ g3 @7 T' G/ n

“我敢肯定你的优点很多，”我说。“你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张美丽的脸蛋。”

“无论我是怎么样的女人，但你呢?”她近段时间终于第一次露出一丝微笑。“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几个月来你一直和恩卡纳睡在一个房间里，还能保持贞洁!我知道她是怎么样的女人。”

( T# S( t\* F$ f) m5 X. p9 ?5 T

“她称我为‘炮友’，我们确实是在做爱。”我想了想，还是把这件事说了出来，事情发展的最坏情况是什么?

2 ^# w: A, d  K2 y& O: B4 W3 J0 e

“你知道吗？从你和我的第一天人生交换开始，我就爱上你。”

她笑了起来，“我想，弗兰克其实是我的新生活中唯一能爱的人，”她承认道。“可是弗兰克已经不在，难道不是吗?我不是女同性恋，我不想和女人睡觉，更不想和我的女仆睡觉。”她叹了口气。“我很抱歉。刚开始的时候很有趣，但我太自私。我一生都很穷，我认为人生交换的游戏是摆脱贫困人生的捷径。我知道你在加勒比的岛国里很难熬，所以我必须救你出来，但我们回来美国后，我想我们继续……”

\* L0 Q$ \_; \- o0 d

“这很好!”我打断她的话。“我是一个来自加勒比海岛国的移民，我热爱我的女性生活，我喜欢成为您的女仆……”

2 X3 Y\* ]6 ]& P" J+ W

“但对我来说，新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我在这里是个局外人。高尔夫俱乐部的有钱人都认为我是个骗子。当我走进餐馆时，他们屏息回避我，唯一对我好的人只有那些想和我上床的男人!”

: ]- z  Z  h. L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改变这一点。你不能放弃，你可以抬起头勇敢地面对他们。你很漂亮，很聪明，而且……”

“我不知道……这真的很难。”

“好吧！接下来好几个的周末，我以弗兰克的身份出现，我会带你去这座城市所有的豪华场所，把你介绍给身份显赫的绅士，确保他们明白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你会被他们接受。”

“你是说我作为你的情侣出现，你确定吗?”

$ j, J% H! Y! z. w

“这是我的荣幸。你可以在周末为我们接受任何的邀请，但是弗兰克很快又要出差，我可以重新做回自己——我是说伊娃。”

2 p7 |+ Q+ e! \7 U' }

＊ ＊

\* T! q6 t6 t; M" T  s

于是我开始了人生中最特别的日子。在工作日，我以伊娃的身份出现，我是一个害羞、身材丰满和来自拉美国家的女性移民。我在这栋房子里打扫卫生和做饭。我给我的女主人清洗衣服，手洗她精致而昂贵的内衣。我给她放洗澡水，准备好换洗的衣服，帮她穿上内衣和衣服。我还要给她盘头发——为此她送我去当地一家美发沙龙参加培训。

" k+ z+ B- e) N7 `6 D

我仍然躲着任何可能认识弗兰克的来访者，但我经常和我同一阶层的人交往——店主、邮递员、快递员、水管工和园丁，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试图和我调情。但我会脸红，假装听不懂，用蹩脚得可怕的英语回答。

' @+ s  S- w1 k

周五晚饭后，我把洗碗机装满餐盘，整理好厨房，然后走上阁楼进入女仆的房间，在那里我脱下女仆裙、女性内衣、衬垫内裤和紧身胸衣。然后我走到客房披上一件睡袍，在那里我又伪装成弗兰克。我洗掉脸上的口红和眼妆。头发干了后，我会用发胶把它定型成一个男性的发型，最后我穿上一套时髦的西装。

6 ]3 d& c8 ^6 G3 D: ^

我一开始感觉很奇怪。我的胸前没有贴乳房，没有穿衬垫短裤，我觉得我的身体……有点畸形。我已经好几个月没穿裤子，但我的身体仍然留恋这裙子、女性内衣、连裤袜和高跟鞋。当我迈出脚步走路时，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摇摇晃晃着。我必须集中精力走好每一步，同时我不得不注意尽量不要让屁股扭动。

) t0 I! j\* e' K3 W. J" A. A6 S

我在一整周的工作日中作为女仆疲惫不堪，我不得不度过同样让我疲惫不堪的周末。我带着伊莎贝拉出入高端场所，我们在富人和名人聚集的夜总会跳舞，我们在高尔夫俱乐部打网球和高尔夫球，并在比赛后以情侣的身份一起进入酒吧。我们还一起去看戏剧、芭蕾舞和歌剧，还走进当地最豪华的餐馆。我尽量让大家看到我们在一起，让伊莎贝拉玩得很开心。当伊娃“消失”的时候，我们对任何对她粗鲁或居高临下对待的人(大多是势利的白人)都不屑一顾，对那些更友好的人(大多是富有的西班牙裔)则热情大方。之后，我将被欢迎来到主卧室，伊莎贝拉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情人。一切都很美好，但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忍受这种转换身份的节奏……

在星期一的早上，我六点就起床，回到阁楼上的女仆房间。我清洗金发，梳好头发——女主人好心地允许我在星期一的工作中把卷发器塞在女仆帽下。然后我把假胸粘回去，穿上胸罩、平胯内裤和衬垫短裤，然后美美地化妆。我穿上连裤袜、高跟鞋和女仆裙后，我又变成伊娃，这才是真正的我。我准备好作为女仆迎来又一个繁忙的星期。

不知该怎么说，我们俩都把弗兰克和伊娃当成两个不同的人。伊莎贝拉会与弗兰克分享她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激情，但她与伊娃完全就是等级分明的主仆关系。在这两个角色中，我都看到过她赤身裸体，但只有伊娃陪同伊莎贝拉进出浴室，给她的胸罩扣上和解开金属扣，给她的裙子拉上和解开拉链，给她梳头。然而只有弗兰克能跟她做爱。

\* g0 I+ L7 Z, u% s

在周末，我们会讨论下一周的工作安排和下周末的外出活动，但伊莎贝拉会在周一再次早上给伊娃指示，我其实知道她想要什么，因为之前我已经以弗兰克的身份和她讨论过。

! g7 U  D7 [( t- V' @; L) p\* N8 M

我们与理查森之间的纠纷似乎已经结束，女主人伊莎贝拉不再需要伊娃当住家女仆，所以我搬回去和恩卡纳以及其他女孩住在一起。在周一的晚上，我要乘公共汽车回到肮脏的小公寓，然后不得不在周二、周三和周四往返小公寓和上班的地方。

1 t: ]- O5 y9 g  {, c: e' N

我经常躺在恩卡纳的床上和她一起翻滚，享受着成为她的百合对象。尽管我们都很喜欢对方，但我们都意识到我们的关系称不上爱情。在我们不太累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在工作日的晚上出去泡同性恋的吧，因为在周末我必须以弗兰克的身份和伊莎贝拉住在一起。

伊娃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很美好。我和很多女孩相处融洽，谈论裙子、发型和化妆，以及令人兴奋的夜生活。当她们在讨论帅哥和可靠的避孕方法时，我甚至加入他们的讨论，但我在这些话题上没有什么贡献。周末来临，我扮演起弗兰克就困难得多。和伊莎贝拉进行人生交换之前，我只是一个不开心的酒鬼，与那些贪图我财富的女人做爱，当然那些女人太蠢了，没有意识到我是那种不想结婚的男人。然而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花花公子”，我只是在扮演花花公子。我和陌生的人相互拍着背表示亲近，保持着愉快的关系，这对于我来说一直是艰难的挑战。

2 j4 K0 f$ }5 k" k6 {0 G# P4 }( T) t

伊莎贝拉逐渐恢复信心，我已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见到她愉悦的心情。多亏了周末的社交生活，她现在交到一些要好的女性朋友，平时经常和她们一起出去喝咖啡、购物。我作为她忠实的女仆，我很高兴看到终于不用经常性地更换泪水打湿的枕套。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间，每天我陪伴在女主人的身边，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女仆伊娃——我真正的身份出现。当然每周我要花两天的时间去扮演弗兰克，我得到的补偿就是每周有三晚可以睡在伊莎贝拉的床上。

$ b" w8 O  X! I4 G

当然，这段感情生活没有持续太久，但它的结束并不是因为我疲惫不堪所导致(这是我一直担心的)，而是因为伊莎贝拉发现她怀孕了。

" U1 }8 ~6 o5 b7 m6 z2 d

＊ ＊

那是一个周二的早晨，所以我以伊娃的身份出现。我刚把早餐端到女主人的床上，她一看到我就哭了起来。起初，她不肯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但最后她告诉我了。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意识到伊娃不能解决。于是我行了个屈膝礼，给自己找了个借口，然后跑到客房，提前三天成为弗兰克。我以最快的速度把我的假胸弄下来，在溶剂完全溶解粘合剂之前就撕下假胸，所以我的胸部会痛好几天。我再穿上文胸，脱下衬垫短裤裤，匆匆擦去我的化妆品。然后戴上棒球帽，盖住女孩子气的发型。最后我穿上弗兰克的睡袍和拖鞋，冲回主卧室，伊莎贝拉正忧郁地嚼着一片烤面包片，安静地抽泣着。

在她的床边，我屈膝向她求婚。它与“绅士要做体面的事情”无关。弗兰克和伊娃早就爱上伊莎贝拉，现在我认为她会接受我的求婚，尽管是在孩子的胁迫之下，但我不在乎。

- \5 g- u) F" C  Y! y6 v, S! e7 r

她狐疑地看着我。“我记得你说过你真正的身份是伊娃，弗兰克只是她偶尔的伪装。”

“两个人都是我的身份，但你现在更需要弗兰克的帮忙，而不是伊娃——一个平庸的女仆。”

“伊娃这么优秀的女仆，”她说，“她让我非常满意，我爱她，但我不能和她上床，也不能和她乱搞。如果我们真的结婚了，我仍然需要伊娃陪在我的身边，我知道你也是这样想的。”

2 e' [+ S3 ], Z+ A# T) X7 `/ P

“你想让我成为谁，我就会成为谁。见鬼，我可以成为唐纳德·特朗普——或者希拉里·克林顿——如果你想的话。”

＊ ＊

6 c! h% I& N$ j0 b( ~/ A

我以弗兰克的身份和伊莎贝拉进城去挑选订婚戒指时，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我毫不怀疑，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我们的社交圈。

5 {6 d. F, x# s) d! r: h4 |1 N

这个州没有结婚等待期，所以我们在第二天早上来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我和伊莎贝拉都没有想邀请的家人或朋友，也不热衷于举办盛大的婚礼，打扮我们决定在星期六举办简单的婚礼。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不得不驱车三十英里才找到教堂。莎拉、埃琳娜和恩卡纳是婚礼的见证人、伴娘和客人。

我以弗兰克的身份，租来新郎的燕尾服，还买了新娘和伴娘的礼裙。幸运的是，所有的女孩都是标准身材，她们可以穿上漂亮的灰色雪纺低胸长裙。伊莎贝拉和恩卡纳坚持要让伊娃成为伴娘，所以我不得不给自己买一件低胸长裙。当我们回到家后，我换上伊娃的伴娘裙。摄影师在我们的花园里给新娘和四个伴娘拍下照片，我们一起肆无忌惮地展示着乳沟。

我很幸福地在自己的婚礼上既当新郎又当伴娘。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摆弄Photoshop，让我的两个身份都出现在结婚照上。

但在新婚之夜，我是弗兰克。

! Q" Q. o' c- B! B4 q/ ?, p\* z

＊ ＊

  @; W( \6 D: {7 V1 I$ N

结婚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影响，弗兰克只会在周末出现在她的身边。伊娃仍然要住在小公寓，和恩卡纳共用一间卧室(偶尔睡一张床)。但两个女人似乎对此都不介意，她们都从我这里得到想要的。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和伊莎贝拉的女性朋友们很快就知道她现在是费恩利太太，她骄傲地向大家展示手上的订婚戒指和结婚戒指。毫无疑问，那些爱说长道短的人已经推断出订婚和婚礼如此仓促的原因了。对此企图掩饰是愚蠢的行为，但我们也不在乎。

2 o& ]9 R, d9 f- ?( [8 o' q" w

在怀孕期间，伊莎贝拉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症状。我以伊娃的身份陪她去做孕检，我不得不忍受医生的一些批评，他显然认为父亲应该放弃工作，陪同妻子。伊莎贝拉解释说她丈夫出差了，所以她的女仆陪她。医生的话使我脸红，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即使他知道，他也不会猜到原因。

6 b) L! Q; \_/ ?& D6 l9 @

怀孕20周的检查中，伊莎贝拉的血压高得惊人，这可能由很多原因引起。但她记得母亲告诉过她，她的母亲怀她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医生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子痫前期的征兆。如果伊莎贝拉的母亲曾经患有这种疾病，那么她患这种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他抽了一些血，让她回家睡觉。他答应测试结果一出来就跟进。

/ N0 n$ q. `- M! d

我试着保持冷静，帮忙伊莎贝拉躺在床上，我在边上放上收音机、电视遥控器、书籍、杂志、葡萄，以及我所能想到的一切。但我的内心却很害怕，我成为伊娃已经好几个月，然而我对“女性问题”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她需要我做些什么。我可以把她当成虚弱的孕妇吗?那身体锻炼、要注意的饮食、保持洁净怎么办，我要学习怎么在床上洗澡吗?

我决定搬回来住，所以我打电话给恩卡纳，告诉她我这段时间不会回公寓。我吞吞吐吐地描述困境后，她自愿提出要过来帮忙。实际上，“坚持”这个词比“自愿”更合适形容现状。我满怀感激地接受她的邀请，穿上弗兰克的以后，这样我就可以开车去接她(我不怎么记得如何开车)。

“我应该留下来过夜，是不是?”恩卡纳在我们返程的路上说。

/ v( }( P1 ]7 ]! l; s) |

“我相信伊莎贝拉会很高兴看到你在身边，”我小心翼翼地说，但我对这一点还很不确定。

“当然，”她说。“多亏了你的帮助，她终于出人头地，”她尖刻地补充说，“但她仍然是我的朋友。在她这种状况下，我不相信你能照顾好她。”

“那你的工作怎么办?”

“乔布斯，”她反驳道。“没有我，他只好将就。不管怎样，你和你的‘女主人伊莎贝拉’很有钱，难道不是是吗?我相信你会确保我不会亏钱的。”

＊ ＊

, p, L  V4 g# K. ]

伊莎贝拉很高兴看到恩卡纳出现在身边，也很喜欢恩卡纳的陪伴和细致的关怀。我是莎贝拉的女仆，而恩卡纳是她的好朋友，所以我的地位比恩卡纳的要低。她现在是伊莎贝拉的女管家，一个比卑微的女仆高得多的职位。我仍然叫伊莎贝拉“女主人”，恩卡娜称她为“费恩利太太”，至少当我在房间里的时候是这样称呼，我经常听到她们在一起咯咯地笑。

所以我现在有了两个女主人，工作量翻了一倍。不过恩卡纳和我可以在“管家的房间”里合睡一张床，这张床比阁楼上的床要大得多，但伊莎贝拉并不介意。医生证实她和孩子的健康都有危险，他每隔一天就会来检查她的血压。她不被允许做爱，怀孕带来的孕吐让她越来越不舒服。

) C: C& G1 ?" b: K: ?9 D8 D& \

“恩卡纳，我不管你和女仆伊娃在做什么，”她说，“但不能让我撞见你和我丈夫弗兰克在床上。”

4 X/ q" o6 A9 w5 Y

弗兰克不能和他的妻子做爱，而他的妻子只能卧床休息，也不能和他一起出去玩。弗兰克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已经娶了女主人。所以弗兰克出现在这里没什么意义，所以我又做回真正的自己——伊娃。

7 F+ j7 z. R\* a- ?1 ]9 N5 W% g: ^1 x

＊ ＊

“我们应该谈谈孩子出生后的安排，”有一天，伊莎贝拉和恩卡纳一起吃早餐(当然是我做的)时说。我在卧室里忙碌着，收集她要洗的脏衣服。

6 a1 @+ w+ v+ j1 R2 D

“是的，”恩卡纳说，“医生警告说，生完孩子几周后你都不会有太多精力。那谁来照顾孩子呢?这有很多工作要做。”

! S/ @+ n. G- v

他们都看着我。我不习惯别人征求我的意见，但似乎我应该说点什么。

8 C4 P2 F" o\* m, J. ?( F+ q! M: }

“嗯，我以为恩卡纳会……”

5 e" P9 B8 i/ R" ]9 @

“别傻了，伊娃，”她说。“我讨厌婴儿——非常的吵闹。不管怎么说，我对育儿一窍不通。”

4 H$ V4 k( y! ~\* U

我直接掉进了陷阱。

$ H. b% Q8 I7 \_' t  F+ L9 [! M

“嗯，我不知道……也许是保姆?”

“好主意，伊娃，”伊莎贝拉说。“把小册子给她看，恩卡纳。”

6 H- y, O& Z' V2 c3 ]: Q! f( Y

这本小册子是一份为育儿课程的简介。这所学校显然是模仿英国一所著名的保姆学院，而该学院一直在向英国王室输送保姆。

“我……我做不到，女主人，”我说，“而且这个课程持续一年!”

: k  k& L0 w0 Q- A& r3 O7 ^

“胡说，这是你天生的能力，"她坚定地说。“我报名的是为期三个月的新生儿护理课程。根据教学大纲，课程的后半部分是关于儿童心理学、如何培养孩子的习惯和教育理论等，而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需要这些知识。”

. o; w3 ~' M; f6 a

“可是保姆学院的学生都是刚高中毕业的女孩子——她们只有十六岁!我的年龄几乎是他们的两倍，而且我看起来更老。”

“学生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像你这样年纪较大的女仆在学习育儿技能。你不必担心，课程很适合你。这是一门全日制课程——相当昂贵，费恩利先生愿意付钱。与此同时，恩卡纳将接管这栋房子。嗯，她已经这样做了，不是吗?”

% {/ A& B6 L+ t# t5 x8 a, \_

脸皮真厚!恩卡纳没有这样做，她整天坐着喝雪利酒，是我在做所有的家务。但我没有大声说出来，伊莎贝拉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无声抗议。

" O# m9 A, g# ]! l

“所以你每天都要去保姆学院学习，晚上回家，为我们做点家务。”

太棒了!我将在白天练习换尿布和喂婴儿，晚上还要洗衣服和打扫卫生!

2 }% o. n9 f: z8 ^

恩卡纳得意地笑着。“你别假装不喜欢，伊娃……”

“你这个小变态，”她小声地补充说。

不幸的是，她是对的。

- I\* ]: [# c; j  h5 u

下周的星期一，我去报名参加诺福克保姆学院。如果我能好好学习并通过考试，我就能在伊莎贝拉的预产期前两周成为一名合格的保姆。

1 k# ]9 U/ i  F, K$ k

＊ ＊

诺福克保姆学院所有的女学生必须穿制服，这是一条浅棕色的连衣裙，有着白色的领子和袖口，很像女仆的制服。同时强制要求穿深棕色的紧身胸衣，我们也有浆过的白色围裙，可以在做脏乱的家务活时穿。

出门的时候——比如推婴儿车去公园——当然天冷的话，我们会戴上一顶深棕色的小帽子，穿上一件大衣。我们走在打街上，没有人不会认为我们不是保姆。

' g$ W0 }( H% t8 `3 i) \_4 c1 r% s

很明显，诺福克学院的顾客——我们未来的雇主——只能是社会上富有的精英。包括我在内，班上有12个女孩。我们都很期待，因为这所学校有一个好声誉，所有的毕业生将分配到富裕的家庭里，薪水高得离谱。

课程很辛苦，教学大纲涵盖了照顾婴儿和蹒跚学步儿童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特别是婴幼儿健康成长这一块。还有短期在托儿所、儿童中心、家庭之家和医院的实习。学院的一天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既有课堂讲座，也有外出实践。

我的同学都是些乖巧的女孩，和我一样都很喜欢小孩。很明显，我比她们的年龄要大得多。正如我所料，大多数人都是刚高中毕业，她们的高中成绩并不出色。而我是一个贫穷的移民，英语很差。这所学院高昂的学费意味着大部分女孩都来自富裕的家庭，她们很快就知道我是付不起学费的，但我的女主人想把她的女仆训练成孩子的保姆。

除了个别同学，她们对我很友好，尤其是她们发现我比他们大多数人学东西都快的时候——大概是因为我的职业是女仆。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母亲化身——学生的保姆。我们通常两两搭配，我经常在帮助我的伙伴。“不，不，特雷西!要像泰丝一样……”

; \) r\* e1 T1 X3 |

出乎意料的是，我很喜欢这些课程——尤其是我们有机会照顾真正的婴儿。学院付钱给年轻的妈妈，让她们带着婴儿来到学院，和我们度过一个上午，让我们这些实习保姆有机会给婴儿喂奶、换衣服、洗澡和穿衣服。我们学会了如何哄婴儿小睡一会儿，以及如何在婴儿发脾气的时候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我很快就发现，抱着一个咕咕叫的婴儿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快乐，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抱着自己的宝贝。

, w" b0 }' B7 ]9 T

恩卡纳同情我，开始做部分家务。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厨师，但她的菜大多是些辛辣的墨西哥菜。她和伊莎贝拉现在喜欢叫我为保姆，这是正确的，而且我很累了，回家后也不想脱下学院的制服。

3 h  J& E6 T& X7 U4 U0 K5 y

我们三人的关系有点复杂：伊莎贝拉以前是女仆，现在是女主人；恩卡纳以前是女仆，现在是管家；我以前是主人，不久前是女仆，现在是保姆。我们组成一个奇怪的家庭，为即将诞生的婴儿做准备。

$ B5 Q1 ^! `5 Q& \_\* G$ H0 P- t# l8 Z

在伊莎贝拉的一次孕检中，我们得知孩子是个女孩。我很高兴地把费恩利先生的钱花在装饰育儿室和购买最好的婴儿衣服和玩具上。

3 p' X- @9 C6 R

我轻松地通过诺福克学院所有的考试，现在在毕业生的名册上，我是一个完全合格的保姆。诺福克学院的声望如此之高，以至于大多数女孩都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有一些女孩的工作地点离费恩利家很近。我们相互答应毕业后继续保持联系，我们期望能在晴朗的早晨来到公园里带着婴儿或蹒跚学步的孩子见面。

由于伊莎贝拉的身体虚弱，她在预产期的前三周就被送进医院，她渴望着孩子的降生，而我以伊娃的身份和她坐在一起。为了逗她开心，我给她读西班牙的童话，我们还一起打牌。

晚上，恩卡娜和我在女主人的床上做爱。我们还邀请莎拉、埃琳娜和她们的男友再周末来家里做客，充分利用这栋房子的游泳池和酒窖。男人们认为恩卡娜和我是女同性恋，而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纠正他们的印象。

最后，在预产期的前一周，伊莎贝拉的医生决定引产，她生下一个漂亮的女孩，我们决定给婴儿起名为弗朗西斯卡。伊莎贝拉的分娩长达16个小时，她完全筋疲力尽。最后保姆伊娃接手，照顾婴儿。

于是，我们开始一段丰富多彩的生活。女主人伊莎贝拉躺在床上休养，保姆伊娃要照顾弗朗西斯卡，所以我睡眠时间不多。伊莎贝拉不适合使用母乳喂养，所以我不得不依靠配方奶粉。恩卡纳管理家庭，每当我醒着，孩子不需要我照看的时候，就让我做家务。我会尽可能多地把弗朗西斯卡带到她母亲身边，这样伊莎贝拉就可以更多地拥抱她的女儿，培养母女感情。

# n1 n5 `2 H7 m6 E$ S) h

我开始把婴儿放在婴儿车里带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这样我也可以在公园里和我的保姆同学见面。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3 b1 c6 t" J! l( t  `

一天早上，我就要到家，发现门前停着一辆警车。

\* \*

我飞快地转过身，心怦怦直跳。我从后门溜进去——那是“女仆”的入口。我把婴儿车推上台阶，进入杂物间，我踩下刹车，伸手把弗朗西斯卡抱起来。我们刚刚在温暖的阳光下散步，她正在愉快地打着盹，我把她的小脑袋靠在我的胸前。我打算悄悄地溜过大厅，走上楼梯进入主卧。我要把孩子抱到伊莎贝拉那里，然后躲起来。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变回弗兰克，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这个计划差一点就成功。就在我上楼梯一半的时候，大门打开了，恩卡纳走进来，比尔·卡林跟在她身后。

. A! I, ?. q\* b% E4 Z. U

“那是保姆吗?”

6 z/ B! m$ f1 A/ \_8 \_

恩卡纳大胆地回应，“是的，比尔，这是保姆伊娃。姑娘，你最好快点。”她生气地对我喊道。“你迟到了，夫人在找你。”

我行了个屈膝礼，眉目低垂，加快脚步。

\* K% c/ k# g" m, g

恩卡娜把目光转向卡林，“她以前是费恩利太太的女仆，她接受过一些保姆的培训。她的英语仍然很差，她有点怕生，我们担心她会不小心把小孩摔到地上。”

比尔笑了，他似乎对我没有怀疑。我还戴着外出遮太阳的女士帽，他看不清我的脸。我忐忑不安地把弗朗西斯卡交给她的母亲，然后匆匆地跑到阁楼上的房间。我从阁楼的小窗户往外看，我看到比尔的警车正沿着车道驶离，看来没有必要让弗兰克出现。

然后我听到恩卡纳在喊我，我们在主卧室集合。

' a: k  M8 v! o

“为什么他来这里?”我焦急地问。

“很明显，巴里·理查森又闹事，”恩卡纳说。“他告诉高尔夫俱乐部的每个人，已经好几个月没人见过弗兰克，这很可疑。”

6 p" D7 g& n0 {

“他说得对，”伊莎贝拉说。“什么样的父亲会在妻子怀孕并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不在身边?”

9 ?8 n\* S6 h! v5 Y6 j( C- ^! g  y( O

“没有必要夸大事实，女主人。不管怎么说，我一直在这儿，听你的差遣!”

2 {" A; w' k- s

“伊娃在我的身边，她是个好女仆，但是没有弗兰克的踪影。你得再假扮他一段时间，免得别人议论纷纷。”

' V% F4 e% |# \+ Z6 D; I+ q+ V0 m

于是我们使用以前的计划。周一到周五，我是保姆伊娃，周末则是家里的主人弗兰克。

\* \*

我现在要伪装成弗兰克越来越困难。我长得越来越像伊娃，那个来自加勒比海岛国的女孩，我的想法也很像她。我想，一直服侍两个专横的女人，已经使我无比顺从。作为伊娃，我学会永远不要直视上级的眼睛，永远按照上级的吩咐去做，永远、永远不要与她们争论。在高尔夫俱乐部里，假装自己是一个有钱人，一个可以与硅谷首席执行官和电影明星平起平坐的人，正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 b9 W2 L/ z: \! O

孩子出生三个月后，弗朗西斯卡很健康。而伊莎贝拉恢复体力，能站起来四处走动。无论我们去哪里，我都由她作出决定。我躲在背后，尽量不说话。我偶尔会听到一些低声的评论，说“弗兰克结婚后惧内”，我丝毫不在乎。好吧，这确实是真的。伊莎贝拉甚至要求我以弗兰克的身份出现时，在男装里面穿着胸罩和女性内裤。熬过周末后，我在周一的早上很开心地穿上保姆的制服。

  T. K+ r! |, o1 ~4 p8 I" A2 q/ v

坦白说，成为弗兰克唯一让我最开心那部分，就是和女主人在床上一起睡的三个晚上。但随着弗朗西斯卡可以站起来，好奇地观察周边的环境。我们觉得孩子的成长应该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和一个保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压力，我试图在周末扮演弗兰克时让自己更男性化一些；而我以伊娃的身份出现时扭着腰肢走路；伊娃说话轻声细语，而我穿上男装时会压低嗓门。

# W1 E! h( k\* e) I: y\* G. y( q9 u

我们都说英语和西班牙语，所以弗朗西斯卡会说两种语言。至于将来，毫无疑问我们的女儿会注意到她从来没见过爸爸和保姆同时出现。我想知道要多久她才能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

# [$ o0 `7 |+ S1 T" v

顺便说一下，伊莎贝拉又怀孕了，这次是个男孩。我要学会扔足球吗?